

ZHE LI YOU QING AI
ZHE LI YOU QING AI

这里有情爱



万捷 著



2 034 3971 5

这里有情爱

万 捷



农村读物出版社

这里有情爱

万捷

责任编辑 郭雪波

*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山东肥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1/32 10.5印张 210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山东第1次印刷

印数：1—15300册

ISBN7—5048—0093—7/I·7

书号：10267·80 定价：1.80元

内 容 提 要

月芽沟是个僻远的山村，但这里仍有令人惊叹的母子情、友情和男女之情。只不过这些情爱大都被愚昧和贫穷严重扭曲了，演出着数不清的情爱悲剧。吃万家饭长大的孤儿石头，同小翠的纯洁爱情就被残酷地摧残过，而有夫之妇姚桂兰同石头的畸形情感纠葛都在悄悄发生着。许多农民也在过着叫人心酸的日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月芽沟走上了改变愚昧贫穷的路。石头挣脱种种羁绊，率先致富，又扶贫助弱，带动大家一起富。月芽沟充满了生机。但犹如蝶虫脱壳，充满艰辛，充满痛苦。当石头在情爱上又陷入苦潭时，不幸的小翠回村来了……

这部长篇小说，是反映我国农村变革历程的力作，很值得一读。形象真实生动，故事曲折动人，充满人间情爱，读后令人感奋又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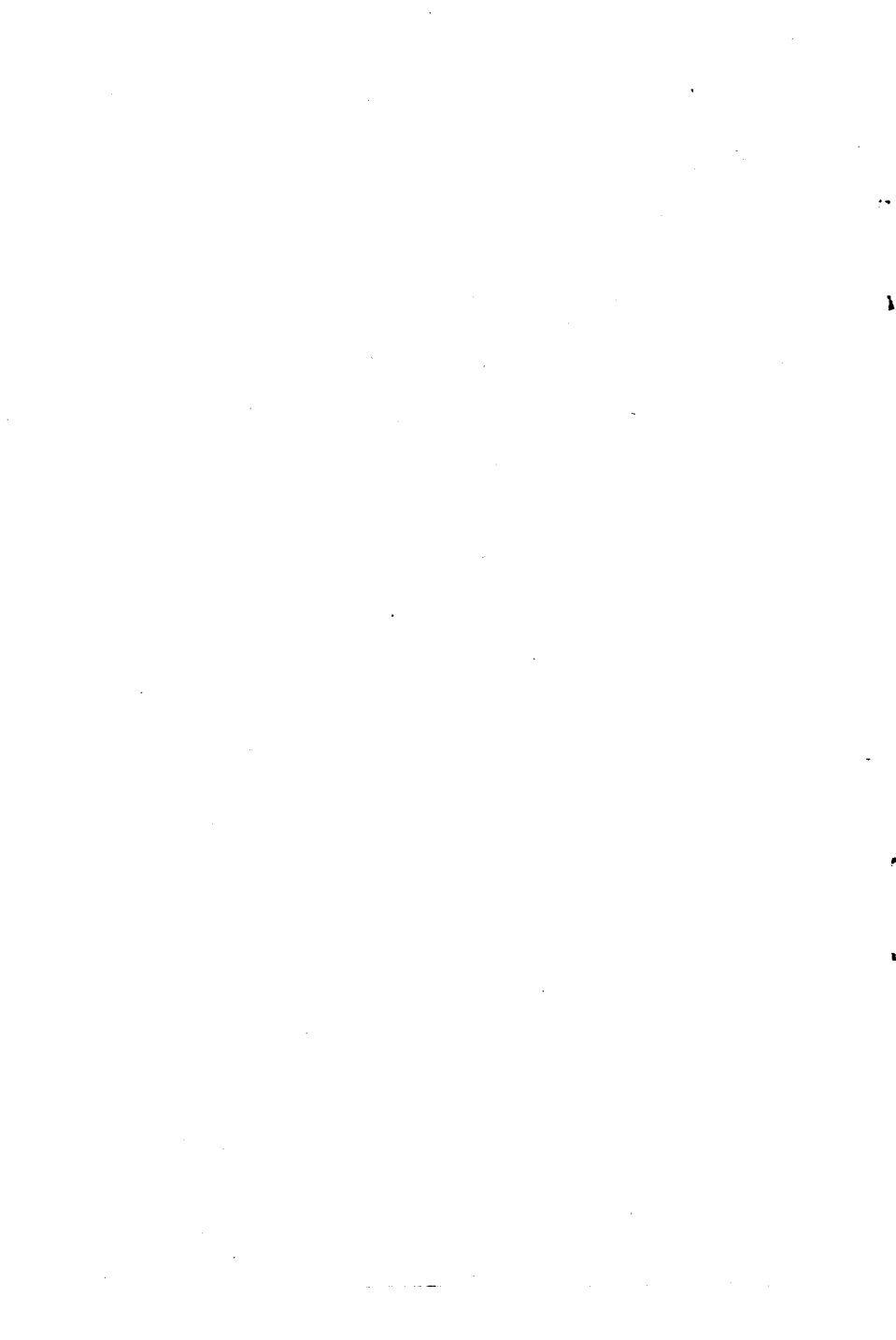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石头本姓刘。石头爹的脖子有些歪，人称“刘歪脖子”。十年前，刘家不知怎么倒了运，人丁相继死去。先是死了石头病倒在炕上多年的妈。他妈的死是人们意料中的事情，早就炕吃炕拉了，浑身有几根骨头都能数出来。好几年了，他家的炕席缝里，墙上，炕沿儿上都糊着屎，左右邻居们老远就能闻到一股臭气。她的死，对于她自己是一种解脱，对别人也是一种解放，所以无论家人还是外人谁也不感到怎么意外，怎么可惜，怎么悲痛。可是，谁也没料到两个月后又死了石头刚刚二十岁的姐姐。他姐姐长得标致，心眼儿又好，从没跟谁吵过架，红过脸。对于她的死，乡亲们很意外，感到很可惜。家里接连死了两口人，刘歪脖子的精神能不受刺激吗？偏偏又被派到学大寨的大兵团去修梯田。因他精神总是恍恍惚忽的，山顶上一块大石头轱碌下来，别人拼命地喊他也

没听到，被那大石头砸了，砸到立陡立崖的山崖下活活摔死了。不到一年的功夫，老刘家只剩下个刚刚十五岁的石头了。有人说石头家的房基地不好，冲了山神。有人说石头命硬，爹妈姐姐都是让他妨死的。年青人不那么讲迷信，说他家不讲卫生，他妈，他姐姐都是得痨病死的。这话倒是有道理，有根据。全月芽沟的人家，从东往西数，最数他家埋汰。想想看，在这老山沟里，多少年来人们整天为吃饱肚子奔忙，犯愁，哪还顾得上讲卫生呢？就是这些埋汰人家也没有一家不嫌石头家埋汰的。石头家吃完饭从来不洗碗，落满了灰尘和苍蝇屎，看着都恶心，下顿饭还接着用。没有猪圈、狗窝、鸡舍，这几种家畜和人同居一室，说是省得遭狼咬。到了夏天，屋里的苍蝇聚了黑压压的一群，磕头碰脸的。老远的，就闻到他家有一股难闻的味儿。所以人们很少到他家去，队长通知开会也是站在老远的地方喊。除了他的爹“光荣牺牲”在学大寨的第一线上外，人们认为石头的妈和姐姐都是死于埋汰。然而，穷是埋汰的基础，也是死亡和夭折的缘由。多少年来，老山沟里的农民不就是这样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吗？是“穷”字夺走了石头一家三口人的命，这一点，石头至死也不会忘记的。

在那间残破的草屋里，仅仅剩下一个十五岁的石头了。十五岁，不还是一个孩子吗？石头不会做饭，况且家里也没米下锅，没饭可做了。接连着发送了三个死人，哪一回能让人家抬杠的，捞忙的空着肚子走？石头家一年的口粮竟吃了个底朝天。肚子饿得难受，又想活下去，没办法，只好去要饭。石头知道，大家都紧巴，他不好意思白白地要人家的饭吃，他要付出一定报酬的。看见谁家垒墙，他就帮着和泥；看见谁家扒炕，他就帮着运炕土；看见谁家起圈，他就跳进





臭哄哄、泥浆般的猪圈、牛圈里去。他不干到饭时是绝不罢休的。人家自然很感激他，便顺便让了让：“石头，吃了饭再走吧！”石头早就等着这句话了，赶忙应了一声，操起饭碗就造，石头吃着这顿，还得把下顿的带出来，他一个人就消灭了大半锅的饭，吃得主人的心嘭嘭乱跳，家人不够吃了，还得另做。那时候，粮食还是很金贵的，每人三百六十斤口粮还是带皮的，磨成米还能剩多少？被石头这样风卷残云般地消了一顿，自家人就得勒紧裤腰带子，下一顿就得少下米，多搁水了。当时，月芽沟的人流传着这样的一首民谣：“不怕雨，不怕风，就怕石头来帮工。”人们无论干什么活，只要见石头远远地来了，就匆匆收工，不让他看见。没有饭吃，石头倒是可以忍耐的，可是石头的肚子不能忍耐，死逼着石头想尽一切办法吃到东西。他找不到活干，就从东头到西头挨家扫院了、挑水、劈柴子，一家干一天，干完了往炕沿儿上一坐，不吃到一点儿东西绝不收兵。人们碍着情面，不得不含着眼泪让石头侵吞着他们的口粮。从此以后，月芽沟实际上就等于有了个长期吃派饭的，而且不给钱粮票。不少人可怜石头，宁肯自家少吃点儿也要周济石头，就是石头不到他家干活，也一碗米一碗酱的送给石头吃。这恩情，石头也是铭刻在心的。也有人对石头的“变相盘剥”很不满，当面只是脸色不好看，不说什么，背地里骂他“小叫花子”。

不知怎么搞的，县革委会的一把手梁副政委很快知道了在他治下的地盘内竟然出了个要饭的，很动肝火，立即指示妥善处理。如果该人确实有困难，就要帮助他解决困难，让他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果该人懒，不参加集体劳动或者无理取闹就要严厉制裁，不能让他恣意否定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长林听公社书记传达了县革委会领导的指示，不敢怠慢，立即召开支委会研究石头的问题。研究结果，支委们认为石头成分好，不是有意“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应该“妥善处理”的。于是李长林找来了石头，向他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劝他不要再吃百家饭，要自己回家做饭吃，没有粮食生产队给解决。

李长林是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入的党，当了书记的，那时他才十八岁。这人心眼好，办事公道，从不谋私利，这些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石头也很敬佩他，愿意听他的话，又听说给他救济粮，乐得眼睛嘴巴一起笑。当然，那时候石头说什么也想不到将来他会和这位大队书记的夫人会有什么缘份；李长林当然也想不到就是这个孤儿会给他戴上绿帽子，这都是后话。

生产队从“储备粮”中给石头称了一百斤苞米，五十斤小米，五十斤高粱米，李长林还亲自帮着石头扛到家去。党的温暖，集体的关怀，确实让石头感动了好一阵子。可他毕竟岁数小，生活还不能自理。况且石头每天都要参加集体劳动，一日三餐往往顾不上来。那苞米面加了水好歹和一和，也不醒一醒就往锅里贴，那面还没湿透呢，加上火又猛，烙出来的大饼子是底子糊、中间生，净白楂子，一掰直掉楂子，吃了就闹肚子。又没什么菜可吃，靠着这家送块咸菜疙瘩，那家送碗大酱那么对付着活。石头眼瞅着一天天消瘦下去了，颧骨高了，眼窝深了，胳膊细了，胸前的肋骨被一层薄薄的皮包着，象窗户纸一样，看着都露风。有一天下晚儿竟然出了奇迹。石头下了工回来，浑身象散了架子似的，一点气力也没有了，顾不上做饭，一头倒在炕上喘气儿。过了一

会儿，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不得不去做饭吃。可是当他蹲下来烧火的时候，发现灶坑里有红红的火炭儿，象是有人刚刚烧过火。抬眼一看，锅盖缝里还冒着热气儿。石头惊奇地揭开锅，一股香气扑鼻而来，只见锅底炖的是土豆和豆角，上边儿锅沿儿上贴了一圈儿黄莹莹的大饼子。石头楞了，是谁来给他做的饭？他呆愣愣好半天也没猜出谁能给他做饭来。肠子肚子不容他再去想，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了。

石头晚上睡不着觉，反复琢磨家里发生的奇迹。忽然，他想起好象谁讲过那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古时候有个书生，书房的墙上挂了一幅画，画上的美人常常偷偷下来给那书生铺纸研墨、端茶送水，还陪着睡觉。当然，也会给他做饭的。是不是也是画上的人瞧我可怜，偷偷下来给我做的饭？不对，我墙上没有那样的画。墙上只有一张已残破不全的样板戏的画，还依稀可见高举红灯的李铁梅。想那李铁梅狠咧咧的样子是不会发善心下来给他做饭的，她也没那闲功夫。他的爹已经让日本人抓去了，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的让她继承革命。眼下，她的任务是千方百计地把密电码送到柏山游击队去。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她哪里还顾得上下来给他这么个穷小子做饭吃？不是李铁梅，又能是谁呢？

第二天晚上下工的时候，石头揭锅一看，饭又有人给做好了。今天的饭菜变了样，蒸的是小米干饭，土豆煮烂了，捣碎了，加了盐，那叫“土豆酱”。这地方人没见过什么山珍海味，小米干饭土豆酱就认为是最好吃的了，常常用来待客的。石头心里一阵欢喜，大口大口造起来了。反正也不会有毒药，管它谁做的干啥？石头家里是没有土豆和豆角的，昨天和今天的菜都是那“画上的美人”自己带来的。这一点，石头想也没想，只顾享受那美味佳肴了。

石头正大口吃着，忽然有一双手捂住了他的双眼。这是一种游戏，被捂的人只有猜出对方是谁，人家才肯松手。石头觉得那手软绵绵、凉丝丝的，一定是一双女人的手，是谁呢？岁数大的大嫂、婶子、大娘们不会和他这样闹。姑娘们呢，一个个都朝他向远了，不象小时候那样无拘无束地在一起玩了。今年，他十六岁了，个头也长高了，是个大小伙子了。不少的姑娘见了他的面就脸红，就低头，一声不响地走过去，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过去了，就象是压根儿谁也不认识谁似的。几年前，他们还一起光着屁股在河沟里摸过鱼呢，如今却远远地拉开了距离。这种距离实际上是表面的，暂时的，虚假的。是因为他们长大了，成熟了，懂事儿了，隔壁的姑娘小翠就是这样的人。小翠今年也十六岁了，十六岁，在大人看来还是个孩子呢。老婚姻法规定女十八才能结婚，新婚姻法又延长到二十，其实，十六岁的女孩子已成熟了。她天天偷着给石头来做饭。这样看来，她是勇敢者；也许她本来不很勇敢，也许是她炽热的爱情之火给她以勇气和力量，使她变得勇敢起来。她每天傍晚给石头做完饭，又悄然离去，希望石头明察暗访，理解她的一片苦心，主动来向她致谢。到那时候她再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带搭不理地说：“你说的啥呀？谁给你做饭了？谁稀罕你，给你做饭？”那样，才有意思呢。可是这石头傻呼呼的，只顾吃现成的饭，看样子这一辈子他也不想弄清楚是谁天天给他来做饭的了。小翠终于忍不住，等不得了，悄悄跑来捂住了大吃大嚼的石头的眼，憋住笑，期待着石头猜出她来。可是，这该死的傻石头，你咋就偏偏猜不出来呢？我从小就和你好，你不知道吗？小翠心里一阵委屈，一阵酸痛，又觉得石头这傻样、憨样怪好笑的，于是响起了“咯咯咯”的一串笑声。

小翠的笑声是那么清脆，那么甜美，那么动人魂魄，象一股清泉注入石头干渴的心田，他感到是那么清爽，那么舒心，那么畅快，那么让人心灵震颤。听了这笑声，石头一下子就猜出来了，准是小翠。

“小翠，别闹了！”石头心里甜丝丝地央求着，说话的声音也变了样，想去搬小翠的手，又不敢。

小翠松开了手，仍咯咯笑着。石头瞅瞅小翠，好象她突然长得很高，变得很俊了。在石头眼里，小翠象刚刚绽开的花骨朵，倏然间现出了妩媚动人的姿色，沁人肺腑的馨香。她长的是双眼皮儿，眼睛又黑又亮，象神话传说中的宝珠子一样。园园的脸上有两个酒窝窝，一笑就现出来。脸色白里透红，因她在含情脉脉地笑着，脸上涌现了红晕，显得更好看了。石头不敢正眼看她，只是撩起眼皮儿迅速地一瞥。只这一瞥，就够他心醉神迷的了。他不敢再看，心蹦蹦跳着，于是他低头吃饭了，以此来掩饰他内心的慌乱。他现在明白了，这饭一定是小翠来做的。他想说几句感激的话，又不敢，万一不是人家来做的呢？

小翠在石头的对面坐着，一声不响，只是两手托腮定定地打量着石头。石头呢，感到挺不自在的，小翠的目光象是无形的网，罩住了他的心，使他的心阵阵发紧。小时候，他是常和小翠在一起玩的。石头常常和另一个男孩子用手搭成方框框，就是轿。这“轿”上坐的“新媳妇”常常是小翠。小翠就是这样被石头和小伙伴抬到“婆家”去拜天地。孩子们还用嘴模仿“得儿哇”的喇叭声，那是十分有趣儿、热闹的。那时候，石头的手是托过小翠的屁股蛋子的。可如今，怕是碰不得了。石头这么想着，脸上一阵阵热辣辣地发烧。

“小翠，我这饭，是你做的吗？”石头壮起胆子，终于开了口。

“嘻嘻！……”小翠歪了头笑着，脸上又绽开了两个酒窝，象是两朵花，“你说呢？”

石头明白了，小翠没有否认，那就一定是她干的了。他这么想着，心里一阵狂喜。

“你呀，太窝囊了！屋里皮儿片儿的，乱成啥样子了？桌也不擦，地也不扫，炕上也不收拾，不象个狗窝吗？”小翠这么数道着，起身就去扫地。

石头慌了，忙去夺笤帚。这时候，隔壁传来惊天动地的一声喝喊：“小翠儿呀，滚回家来！”

这是小翠妈的喊声。小翠妈从来不会小声说话，开口就可着大嗓门儿喊，闹得四面山上回声不绝。这人待人热情，屯子里家家户户的大事小情没有她不知道，她不管的。婚丧嫁娶自不必说了，谁家婆媳不和了，两口子打架了，闹鸡瘟了，猪不进食了，她都知道，她都去管，就是有难产的孕妇她也风风火火地敢去操哄。这样，人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拉不下”。前几年，她还被选为活学活用的典型上县讲过用呢。和县革委会梁主任拉过手，照过象，吃过饭，回来好大显示呢。不过她一个大字不识，毛主席的著作没读过一个字。别人一句句教她，她还常说串笼子了。“……人家张思德是个外国人……”引逗得全场哄堂大笑。

“哎呀，我妈喊我呢！”小翠忙扔了笤帚，抽身跑了。

不一会儿，石头听到了隔壁小翠妈“拉不下”的吵嚷声：“你干啥去了？挺大个丫头成天野跑，不怕人笑话？往后不许你上那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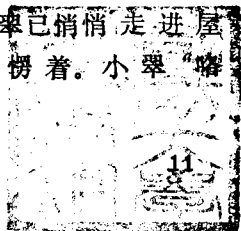
石头的心猛地收紧了，他觉得自己惹了祸，他还怕小翠挨她妈的打，那“拉不下”是很厉害的。傍晚的时候，石头在街上碰见了小翠，悄声对她说：

“明儿个，别上我家去了！”

小翠狠狠地瞪他一眼，转身走了。

二

第二天晚上石头下工回来，发现屋里变了样子，他以为不是自己的家，走错门儿了，惊怔地打量着他的屋子。桌子擦了，露出了一条条细细的木纹儿；地扫了，地上还铺了一层崭新的沙土，很平展，很洁净。炕席也擦了，湿漉漉的还没干，看上去还闪闪发亮。百孔千疮的窗户也糊了纸，炕上的被叠得有棱有角的。一切都显得整洁、美观、敞亮。屋里的气味也变了，再也闻不到那种腐烂霉臭，又有些酸渍渍的气味了，空气变得很清新，吸一口甜丝丝的。这也许是石头的心理作用，他心里无比的甜蜜，所以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石头开始吃饭了，他感到小翠做的饭菜特别的香。小翠是那样的美丽，又待他那样的好，几年来一直缠绕在他心底的孤独感一下子荡然无存了。他这才意识到生活并不都是劳累和痛苦，饥饿和寒冷，孤独和凄凉，也是有幸福和欢乐的。现在，小翠儿就给他带来了幸福和欢乐。现在，他仿佛看到一个充满柔情蜜意的新生活在向他翩翩走来了。他惊喜，他兴奋，他也有惶恐和不安。十六岁，是少年和青年的交界线，因此很难说清楚石头是青年还是少年。不过无论是心理上和生理上他都已经成熟了，他已经什么都明白了。农村的孩子什么没见过？小翠漂亮，又能干，要是能给他做媳妇就好了。石头陷入醉人的幻想中，竟没看见坐在他对面的小翠。小翠已悄悄走进屋来，坐着瞅他好一阵子了，石头还呆呆地愣着。小翠“咯咯”地笑了，说：



“石头，你真是块石头，来了个大活人，也看着不着呀？”

石头红了脸，不知说啥好，觉得那两只手也没地方放了。

小翠伸出两手指头使劲捅了捅石头的脑门子，说：

“喂，你哑巴了？”

石头嘿嘿傻笑着，吭哧了老半天才憋出这么一句话来：

“小翠儿，你，真好！”

“我咋好呢？”小翠刨根问底儿了，两眼定定地盯着石头。

石头受不了小翠那火辣辣的目光，忙低了下头，脸涨得绯红，又憋出几个字来：

“你，心眼儿好。”

“你看着我好，我天天给你来做饭，收拾屋子，行不？”小翠微扬着脸，调皮地瞅着石头。

“那，敢情好了。”石头增添了勇气，抬起头来直勾勾地瞅着小翠。

小翠向前凑了凑，挨近了石头，两眼深情地瞅着石头，象是渴望着什么，期待着什么。

屋子里，静得出奇。

突然，又响起“拉不下”的呼喊声：“小翠呀，又滚哪儿去了？”

小翠忙跳起来，说了声“我妈叫我呢！”就飞快地跑去了。

“拉不下”这惊天动地的喊叫声使石头感到很怅然，这叫声深深地打进石头的记忆底层，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在以后

的许多年里，石头只要想起这呼叫小翠的声音，他的心里都打冷战。就是这呼叫声夺去了他的幸福，让他走上了坎坷而辛酸的生活道路。

打这以后，尽管“拉不下”看管得紧，小翠还是能找到机会到石头家来帮石头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小翠一天不来，石头心里就不安宁，总是往坏处想。是不是她闹病了？再就是挨了“拉不下”的打，不敢来了。小翠呢，一天不见石头的面儿，也心里慌慌的，象长了草似的。小时候，小翠就喜欢石头，喜欢他那憨厚、机灵、洒脱劲儿。有一次，孩子们在南山那片白桦林子里玩，有一棵白桦树长得最高，树干溜直，表面又光滑，连个树杈都没有。就在这棵高的白桦树的顶尖儿上有个方雀窝，孩子们谁也不敢上去掏，只眼巴巴地瞅着。石头脱了鞋，往手心上，脚掌上吐了唾沫，蹭蹭几下子就爬到树顶上，掏了雀蛋，顺着光滑的树干闪电般地出溜下来了，把女孩子们吓得喊爹叫娘的。这情景却久久地留在小翠的记忆里了，说不定就是从此埋下了爱情的种子。几年后，石头相继死了父母和姐姐，小翠就很同情他，还背地里为他偷偷流过泪。石头吃百家饭的那阵子，小翠生怕饿着他，常偷了家里的苞米面大饼子送给石头吃。随着年龄的增长，小翠的这种同情心就渐渐地变成了爱情。不过这一对少男少女的爱情眼下还处于朦胧状态，还蒙着一层纯洁友谊的纱幕。所以，直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可是村上的大人们却比他们自己看得更透彻一些，想象得更生动，更具体一些。乡下人不太理会什么叫友谊和爱情，只要男人和女人往一块堆儿凑合，就准定干的是那一件事情。况且有关这种事情的传播在这文化生活极端贫乏的老山沟里又是一种极大的乐趣，所以人们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